

■新作聚焦 陈应松长篇小说《天露湾》：

用葡萄串起乡愁

□李 舫

陈应松是一位创作力极其旺盛、创作状态极其丰盈的作家，也是一位成熟的、颇具个人创作风格的作家。成熟，从正面说是对作家的高度肯定，然而同时，这两个字也意味着一种“危险”——成熟的作家不论创作思路还是叙事模式，都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自己的套路和旧路，这种习惯性的创作冲动很有可能将作者自己甚至读者带入写作困境和阅读困境。然而，读罢陈应松新近出版的45万字长篇小说《天露湾》，我们发现，陈应松其实是一位能够发现自己文学创作惯性冲动，同时又能够克服自己惯性冲动的自省型和自觉型作家，他用他的主动转型，不时走入空白和荒芜，并时时给我们带来惊喜。

《天露湾》是一部以自省和自觉努力克服自己惯性冲动的沉甸甸的作品。提到陈应松，我们想到的常常是他的《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是高寒山区的贫困生活，写神秘魔幻的陌生领域，而在《天露湾》中，陈应松却一改他立足文坛的“神农架风格”，也不再用或多或少的批判现实主义审视一切。陈应松在创作后记中写道：“是我的一部家乡书，是一个关于故乡和土地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家乡，也来自生活。”《天露湾》是陈应松写给故乡的“陈情书”，也是他写给中国的“还乡记”。

陈应松的家乡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被称为“江南葡萄第一县”。《天露湾》以改革开放40年为时代背景，抒写了江汉平原的农民通过种植葡萄、开掘葡萄产业、拓展葡萄衍生产业等奋斗过程，实现脱贫致富的漫长而艰苦的创业史、脱贫史、奋斗史、振兴史。这部作品完整展现了作者对家乡、对土地、对农业的深厚情怀，全景再现了中国当代乡村的巨大变革历程。

“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古老开篇。在这部诗歌典籍中，佚名诗人用悠悠吟唱讲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追求小康的朴素梦想。曾几何时，“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多少中国人最奢侈也是最卑微的愿望；曾几何时，停留在农耕文明中人们所思所盼就是如何解决温饱；曾几何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最高愿景；曾几何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曾几何时，“万元户”是许多家庭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从“8亿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要吃好”，每一次奔跑，都是一次超越。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哀伤地写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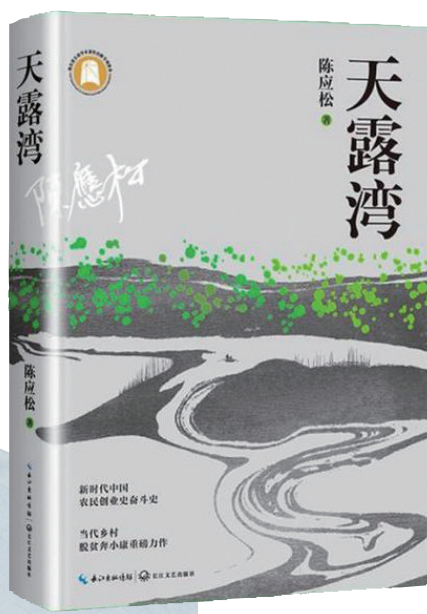
《天露湾》是一部写出了美丽中国、创新中国的大地史诗、山乡力作。作者以点带面，用小切口写出了大时代，纵观世界历史，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败，毫无例外。

今天，穿越数千年风雨沧桑，这梦想在中国大地变为现实——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天露湾》是全面完成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刻推出的一部具有历史跨度、时代精神，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田野气质的重要作品。小说从40年前开始。历史上，江汉平原没有过种葡萄的历史，荆江公安更是如此，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几个农民尝试种葡萄并开拓了葡萄产业，打破了长江以南不适合种葡萄的断言，改写了教科书，成为一个田野和土地的奇迹与神话。这个土地上的奇迹和神话，让陈应松颇有触动，也激励他拿起笔来，抒写这些创造了奇迹和神话的农民们，他写道：“每当夏天，田野上果实累累，万紫千红，葡萄大棚一望无边，很令人着迷和感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为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在陈应松的故事和人物刻画里尽显新时代的芳华。《天露湾》以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九八洪水等国家大事件为背景，写出了两代江汉农民的故事。第一代是金满仓、洪家财、袁世道、潘夷银。他们是从传统耕作中成长起来的传统农民，憨厚、质朴、勤奋、吃苦耐劳，他们出生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以双手为武器，没有先进的技术，也没有丰富的知识，是陈应松记忆中的农村中的农民：“就是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土坯房，泥巴路，脸朝黄土背朝天天的无休无止的劳作。挑粪、挖沟、锄草、插秧、割麦、扬场、堆垛、推车，没有一样不是繁重的苦力。”写作这些农民群像时，他感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正是这一代农民在现实生活中，赤手空拳，开创了农业机械化、农村现代化，农民们已经彻底地告别了农耕生活，学习新的知识，掌握



现代农业科技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头等大事。

可以说，陈应松笔下的第二代农民洪大江、金甜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农民——几乎一夜之间农村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再也不需要锄头镰刀和耕牛了，不需要锄草，也不需要插秧割谷，一切交给了机械。牧歌时代的农耕文明，成为了远去的历史。在陈应松笔下，土地流转以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片连片的塑料大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栽培，农民和最先进的农作物、农产品打交道，一亩地里的产值最高的可以有几十万元的收入。聪明的、精明的、有知识的种地人，在土地上耕种就跟种金子一样，这样的变化真是非常的神奇。”

看得出来，陈应松对第一代农民的铺陈是为了写出新时代的新农村、新农民。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农村和农民——他们是时尚的、现代的、先进的、智慧的、美丽的。新农村普遍开花，新农民拔节生长。在小说中，洪大江是一个勇敢的、单纯的、善良的、有责任心的男孩，金甜甜是一个任性、可爱、善良、美丽的女孩。他们经历种种磨难，终于走到一起，成为天露湾土生土长的新农民。用陈应松的话来说，他们这样的农民，是大地的雕塑家和魔术师。在《天露湾》中，不论是第一代农民还是第二代农民，江汉平原的农民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每一颗葡萄都见证了现代科技的发展，由此折射出现代农业大有可为、前途无量的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天露湾》是一部写出了美丽中国、创新中国的大地史诗、山乡力作。《天露湾》中，作者以点带面，用小切口写出了大时代，纵观世界历史，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当前，全球仍有7亿左右极端贫困人口，在中国广大农村主战场，中国的脱贫攻坚创造了了不起的人间奇迹。今天，小康被赋予新的时代意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奋斗永无止境，只有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才能够秉持耐力、坚定信心，才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

情：“番薯丸是家乡人的挚爱，也是睦邻善友的使者。”而这其中，贞尧仔对母亲的回忆尤为强烈，母亲仿佛就是番薯的化身。

番薯是游子贞尧仔思念家乡的具体物象，正像门前的镜湖水，那春波微微，总是缠绕于游子的梦中。游子之所以对番薯魂牵梦萦，是因为母亲的双手，是因为母亲不断的付出。《番薯情》与其说是写番薯，不如说是写对故土思念，以及对母亲父亲无限的缅怀。造节粮的每一道工序都是母亲倾注心力完成的，制番薯丸也是母亲亲自做的，母亲就是作者与番薯之间的桥梁。在作者笔下，番薯与母亲俨然融为一体。而番薯外表的无华，正如父亲的本真、厚实。

风吹雨打照旧生，日曝霜压无挂碍。番薯是物，是情，是爱；是过往，是思念，也是爱。贞尧仔把对番薯的情，不过反映其对故土的热爱、对母亲的思念，更进了一层，还化为了对未来的展望与憧憬。薄薄的一册《番薯情》，融合了十分细腻的情感、无限深沉的情意。朴实无华的番薯，是我们记忆的缩影，承载着意味深长的人和事，饱含着浓郁炽热的情与思。透过本书，我仿佛与贞尧仔一起走过了岁月的沧桑，共同成长并对未来满怀憧憬。

■关注

洪治纲的《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煌煌40余万字，精准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即日常生活叙述的大解放和大普及，并从理论高度给以诗学描述，这是他6年精心钻研、探幽索隐的成果。

尽管这部专著讨论的是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但我们只有把目光延展到之前的新时期文学，才能对该著所讨论的日常生活诗学之历史性意义有更清晰的理解。要知道，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几十年间，日常生活是一个让作家们忌憚的词汇。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逐渐形成了以宏大叙述为主流的文学发展格局，后来又被革命叙述纳入其中。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者赢得胜利后的新文学，便确立了宏大叙述的至宗地位，日常生活叙述逐渐从被边缘化直至失去其合法性，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往往逃脱不了遭批判的厄运，被认为是在写杯水风波，是革命意志衰退的标志，日常生活叙述几乎成为了小说的禁区。禁区的突破是从新时期开始的，其标志是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的公开发表并获得肯定。汪曾祺为日常生活叙述立起了一座高峰，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学标志，意味着日常生活叙述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获得合法性地位，并由此带来一个日常生活叙述的大普及，文学叙述的空间得到大大的拓展。我曾这样描述新时期文学：“从宏大叙述到日常生活叙述；从20世纪8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述正常化和普及化，到21世纪的宏大叙述与日常生活叙述的相融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文学叙述日趋成熟的发展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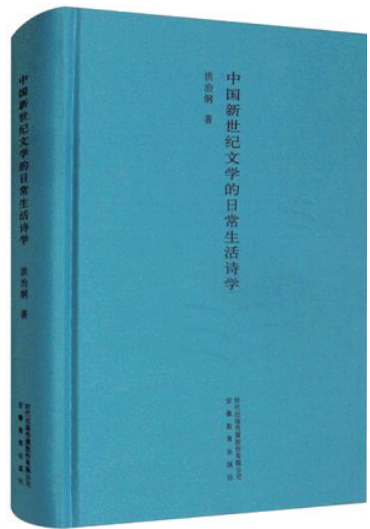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洪治纲的论述就是建立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的，他在专著的一开始便指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已经越来越突出个体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同时他敏锐地发现，作家们在日常生活叙述中已经从创作实践逐渐走向理论建构，他们“致力于建构一种日常生活诗学的内在价值”。洪治纲正是立足于日常生活诗学的内在价值，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国新世纪文学中日常生活书写的审美肌理，从宏观上对日常生活诗学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理论化的建构。专著主要分为“概念梳理与日常生活诗学的传统流变”“新世纪作家主体精神中的日常生活诗学观”“日常生活诗学在新世纪文学中的主要特征”“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上的表达策略与文本形态”“新世纪文学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中的重要意义与内在局限”等五个主体部分。在洪治纲的论述中，中国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宏大理想的微观化呈现，二是个体生存的自由体验，三是物质时代的世俗情怀，四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文化。

人们对文学理论的不满情绪非常明显，因为旧的文学理论体系面对新的文学现实越来越缺乏阐释的有效性。洪治纲的这部专著具有突出的理论色彩，他的写作其是朝着建构新的文学理论的学术目标而去的。虽然不能说在这部专著里已经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但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却是明显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观点还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是从文学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之树，是在文学批评中提炼出来的理论结晶。洪治纲常年关注文学创作，身处文学现场进行文学批评，他的阅读量非常大，本书所涉及的新世纪进行创作的作家便有一百余位，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则有数百篇之多。书中大量作为论据的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都是非常精彩的文学批评，他带着理论的目光进行文学批评，又在批评实践中善于理论发现。这就构成了本书最主要的方法特征，即在充分的文本批评的基础上提炼出理论观点，这是一种批评理论化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并非洪治纲所独创，但他运用得非常认真。所谓认真，是指他对文本和现实的虔诚态度。我在这里对批评理论化作了一点引申，我是想说，洪治纲的方法戳到了文学理论的痛点。目前文学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与文学现实的脱节，它不能紧随文学的变化而更新，而是自说自话放空炮。洪治纲的这部专著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文学批评应该是重建文学理论的重要途径。

清晰的历史脉络和严谨的史学意识，也是该著的论述充满说服力的原因之一。洪治纲虽然讨论的是新世纪文学现象，但他认为，这一文学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结果，是日常生活诗学具有历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中国文学的审美表达与日常生活之间一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他在书中不仅梳理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日常生活诗学的演进形态，而且强调了日常生活诗学在新世纪成为当代文学发展重要趋势的历史必然性。它体现了中国作家对人的“完整生活”的理性追求，也是当代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学是人学”的复杂内涵的全新反映，是创作主体对以人为本主义的现代诉求。“完整生活”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要点，洪治纲认为：“完整的人类生活，应该既包括集体性、共识性的‘宏大生活’，也包括个性化、碎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私人生活’。”但可惜的是，囿于全书的体系结构，作者未能对这一理论要点作充分的展开。

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审视，洪治纲敏锐地察觉到，新世纪的日常生活叙述也存在不足和局限，比如理想主义的缺失，思想意蕴的单薄，等等。但这些不足和局限，也正是我们在建构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将洪治纲的这部专著看成是他对日常生活诗学的一种理想建构：“在探讨并反省人类与自然、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既写出人性内在的丰富和繁杂，又展示人类灵魂的神圣与高贵，这才是日常生活诗学的核心追求，也是日常生活诗学的要义之所在。”

文学批评基础之上的理论发现 ——评洪治纲的《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 □贺绍俊



■短评 融入血脉的番薯情

——读随笔集《番薯情》有感 □牧 野

乡音不改，乡情依旧，乡愁悠长。我熟悉的贞尧仔是一个十分怀旧的人，不管走得多远，都不曾忘记来时路。最近我读他的新书《番薯情》，仿佛与他一起走进了那难忘的过往时光，感受那滋润心田的番薯气息，回味那热烈的故土挚爱。

据传，福建的番薯于明代时，由“地瓜之父”长乐人陈振龙从吕宋引进。陈振龙发现番薯可“随栽随活”，于是就把番薯藤剪成几小段，与绳缆编在一起，顺利通过了严格的海关检查，带回福建。从明代始，番薯长期是百姓的主粮，大大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可以说，番薯从落根于大地时起，它就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付出，和劳苦大众联系在一起。

番薯能直接食用，也能刨成地瓜丝，还能晒干储藏供一年四季食用。番薯全身都是宝，在乡亲的巧手下，“凡物成非凡”，制作出薯糜仔糕、薯糜仔饼、薯糜仔面……“番薯粉，家乡人没有哪家不用，哪人不吃，

已融入每个人的血脉。”贞尧仔对番薯如此熟悉、如此眷爱，就是看到了番薯的特性，知道番薯乃劳苦大众温饱所系，与百姓的生息休戚相关。

番薯曾一度是贫困的象征，随着百姓日子红火，番薯已经退出了主粮的地位，但番薯带给每个人的成长却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刻骨铭心的。贞尧仔成长于农村，吃过饥寒的苦头，曾经受过番薯的诱惑与恩惠。番薯成了他乡村生活的深刻记忆，成了他奋力摆脱贫困并不断前进的动力。他在《乡土情深》中说：“人穷，得有富人样，不畏穷，不攀富欺穷。”朴实的番薯见证了贞尧仔的成长，也见证了家乡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前进。

正是因为贞尧仔对番薯的情感如此浓烈，对成长经历如此记忆犹新，所以他的文章写得十分细腻。比如，造节粮的过程，他写得十分详细，每一道工序、每一微粉、每一细馅，都娓娓道来。描述这过程，就是在回味成长，回味乡土，回味凝聚在这番薯上面的人与

中国诗歌网“世界读书日”开通“诗直播”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在“中国诗歌网视频号”开通“诗直播”。张清华、刘笑伟、汪剑钊、敬文东、秦立彦、李杜等诗人、评论家来到直播间，和《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的编辑金石开、蓝野、彭敏、丁鹏、罗曼一起，分组围绕刘笑伟、沈苇、大解、龙小龙、古马5位诗人的5部新诗集展开对谈。

刘笑伟的《岁月青铜》、沈苇的《诗江南》、大解的《山水赋》、龙小龙的《新工业叙事》4本诗集，是《诗刊》社选编、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诗库》丛书的首批图书。刘笑伟表示，军旅岁月的沉淀形成记忆中青铜般的色彩，焕发出青铜般的光芒。《岁月青铜》试图展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and 理想主义情怀，以真实情感打动读者。谈到沈苇的《诗江南》、敬文东说，沈苇历经30年的西部生活，再次回到故乡，重新发现了江南。《诗江南》延续了诗人以往硬朗的抒情方式，展现出诗人的生命深度和对现实的发掘力度。大解的《山水赋》聚焦山水自然，并在其中注入强烈的个人情怀。汪剑钊表示，大解在诗中讲述自己对山川草木、飞禽走兽的独特感受和深入思索，语言充满想象力和幽默感，在开阔的视野中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以诗歌处理工业题材，对诗人来说是重大的挑战，李杜认为，龙小龙的《新工业叙事》从微观着手，书写宏大主题，将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相互交织，反映出新时代新工业的发展变迁。

围绕《诗刊》2020年度诗歌获奖诗人古马的诗集《飞行的湖》，张清华谈到，古马的诗里有着大量的西部描写，语言干净古朴，以减法描绘西部，忠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带有浓郁的西部特色和宗教禅意。秦立彦从古马的诗歌中看到了地域给予诗人的滋养，认为他的诗展现了人与自然、历史的沟通。

主办方表示，疫情和传媒技术的发展，需要我们积极适应诗歌传播的新生态。未来，《诗刊》社中国诗歌网诗歌直播间将开展一系列丰富多样的直播活动，拉近诗歌与广大读者的距离。

新华社客户端南京4月23日电(记者 朱筱) 4月23日，“社区公益阅读计划”启动仪式暨南京江宁区“育才”图书馆揭牌仪式，在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长江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启动。

该项目由中华文学基金会、深圳市平安公益基金会、南京市文学之都促进会联合主办，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南京市全民阅读促进会支持，旨在通过社区力量，共建南京“世界文学之都”城市品牌，打造社区公益阅读示范空间、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江苏作协副主席鲁敏，南京市委宣传副部长、市文明办副主任彭振刚，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朱从文，共同启动了“社区公益阅读计划”项目。

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鲍坚在视频致辞中说，南京是文明之域、文化之城、文学之都，文化的底蕴厚重。“社区公益阅读计划”的深入推进，能够为南京市民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为在江苏省乃至全国范围推广这一计划创造经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未来，“社区公益阅读计划”这个新生的文化公益项目，定能够发挥出促进全民阅读的有益作用，在南京生根发芽，向全国生长蔓延。

中国平安集团品牌部总经理陈通表示，早在2020年，中国平安就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启动了“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计划”。这次社区公益阅读项目是该计划的升级和创新，旨在帮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高品质的阅读服务。

据悉，“社区公益阅读计划”将通过共建社区“育才”图书馆，并建设一批活跃在居民身边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持续开展书香社区创建活动，更好地引导和服务人民群众爱读书、读好书。活动中，长江路社区育才图书馆正式揭牌。图书馆收藏有4000多册由中国作协专家推荐的优质图书，打造了沉浸式阅读的空间和新书推荐区，居民也可依托线上图书借阅系统，把书带回家阅读。

(上接第1版)

习近平指出，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对教师

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广大教师要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习近平指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习近平离开学校时，道路两旁站满了师生，大家激动地向总书记问好，齐声高呼“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掌声、欢呼声在校园内久久回荡。

王沪宁、丁薛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